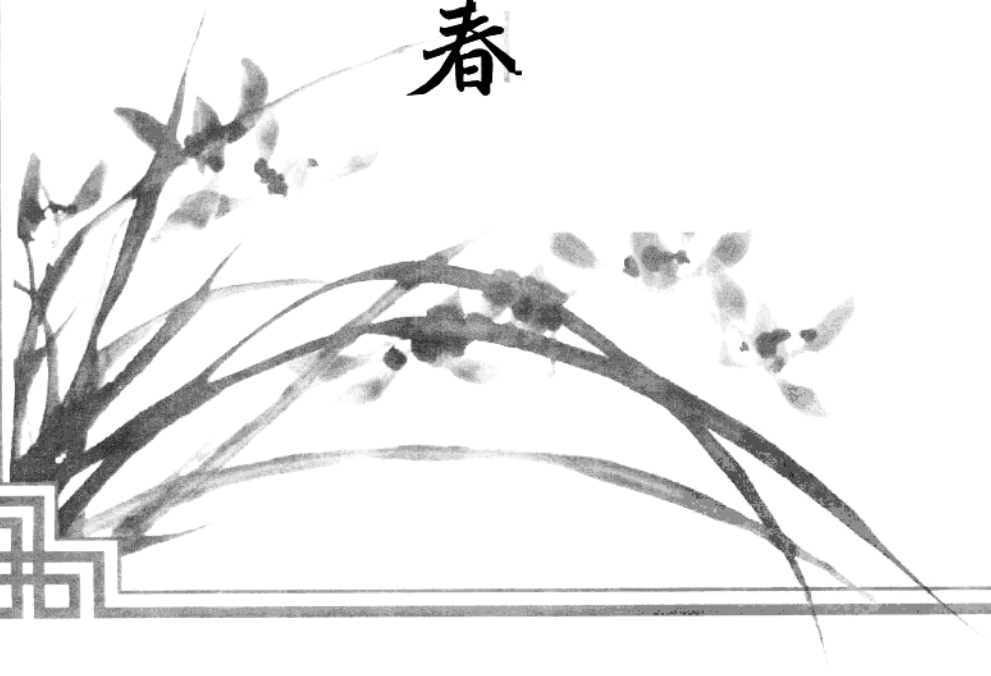


翰墨飘香

百年校庆特刊



百年翰香
百年長春



主编：陈婉清、孙琳琳
编委：施伟华、毛英瑜、张妍燕

地址：宁波市仓基街 55 号
邮编：315010
电话：0574-87312905
0574-87291859
传真：0574-87328874
网址：<http://hx.nbedu.net.cn>

校长寄语

陈婉清

2006年，翰香小学一百岁了！

百年是一种期盼，百年是一种向往。百年是一种骄傲，百年是一种张扬！

百年是多少老校友对母校的悠悠情结，百年是多少翰香人的深深念想……

100年，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只是一瞬间，但对翰香小学而言，却是一段不朽的史诗。今天，我们回首走过的百年道路，蓦然发现，100年，走过的脚步尽管有些坎坷，有些沉重，但那一串脚印依然清晰如故，依然坚定如故。

100年来，我们迈出了无数的步履，但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件事，用专注的理想、专注的精神、专注的目光去对待我们所从事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教育。

在迎接翰香百年校庆到来之际，为报答母校多年来的培养，翰香的莘莘学子怀想过去的悠悠岁月，书写今天的真挚祝愿，畅想未来的宏伟蓝图，写出记录翰香成长足迹的生命交响乐章！

目 录

校树青青忆当年

执着人生 追求不已——访著名民法学家徐开墅教授·····	(1)
陈绍华——为霞满天洒桑梓·····	(6)
在我起步的时候·····徐开全	(9)
在“保卫灵桥”的日子里 ·····孙 汀	(14)
回忆我的母校·····任奕山	(16)
翰香学子陈效中来信·····	(18)
小桥背后的故事·····陈幼春	(21)
欢乐的童年——一九三一年在翰香小学读书的片断回忆·····柯垂青	(23)
校友张原青来信·····	(26)
庆祝母校——宁波翰香小学百年华诞——而忆写片段·····阮兰芬	(27)
回忆翰香·····李佩芬	(31)
百年校庆有感·····管轩连	(32)
梦回翰香·····李 斌	(33)
校庆抒怀·····薛庆庆	(35)
破阵子·翰香院·····吴昱龙	(36)
我与翰香·····汪靖雯	(37)

校树青青话今朝

校园的早晨·····101 班 王雨妍	(38)
我爱您——翰香·····101 班 张成杰	(39)
我爱我家·····102 班 范依心	(40)
我和学校·····102 班 俞士杰	(40)
四代同读翰香，与翰香同成长·····201 班 洪炳辉	(41)
红领巾伴我同行·····201 班 步雪莹	(42)
春天的校园·····201 班 沈珂颖	(43)
我自豪 我是翰香小学的学生·····202 班 顾浩正	(44)
奏响华彩乐章——记翰香小学百年校庆开幕仪式·····202 班 王卓尔	(45)
美丽的校园·····202 班 蔡 颖	(46)

我与翰香共同成长·····	301班 杨方冕 (47)
聆听花园细语·····	301班 陈遇巧 (48)
翰香缘·····	301班 蔡佩璇 (49)
我爱校园的四季·····	302班 张婧怡 (50)
期待那一天·····	302班 陈雪珂 (51)
秋之校园·····	302班 江雨洁 (52)
美丽的翰香·····	401班 杨 璐 (53)
升国旗·····	401班 严佳影 (54)
翰香——我为你骄傲·····	401班 竺 玮 (55)
我与学校共成长·····	402班 施佳颖 (56)
我爱我“家”·····	402班 卢佳宁 (57)
我爱我的学校·····	402班 徐佩瑶 (58)
老师,只有您站着 ·····	501班 王笑含 (59)
美丽的校园我的家·····	501班 汪之涵 (60)
未来的翰香·····	501班 朱尚彬 (61)
我爱百年翰香·····	502班 吴佳佳 (62)
美丽的翰香·····	502班 单芸芸 (63)
喜迎百年华诞·····	502班 孙萌萌 (64)
翰香伴我成长·····	601班 周宇飞 (65)
我与学校共成长·····	601班 鲍一帆 (66)
活力校园·····	602班 吴 尉 (67)
谢谢您,翰香·····	602班 王诗瑜 (68)
同心协力为校庆·····	602班 许伊雯 (69)
I LOVE 翰香 ·····	603班 卞可欣 (70)
成长,回想·····	603班 应淑婷 (71)
翰香,我与您共成长·····	603班 金文婷 (72)

校树青青绘成长

绘画作品·····	(73)
书法作品·····	(83)
手抄报·····	(87)
手工制作·····	(101)

执着人生 追求不已

——访著名民法学家徐开墅教授

“徐开墅”这个名字，在法学界是广为人知的。整整 50 多年的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徐先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50 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徐先生是怎么走过来的？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徐先生是如何取得成功的？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敲开了徐先生的家门。在书房里，我看到徐先生正在伏案写着什么，宽大的写字桌临窗而放，两边都可以坐人。我马上意识到，徐先生可能常在这里面对面地给研究生授课。徐先生告诉我，他正在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起草一个拍卖条例，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作着最后的“精加工”。我环顾这约摸 15 平方米的书房，发现四壁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已经发黄但依旧平整的早期的法律书籍，近几年来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书和许多外文书刊，令人感到非同寻常的是，书架上还陈列着不少古典文学书籍和文学鉴赏辞典。分门别类的许多牛皮纸袋叠得整整齐齐，其中塞满了有序分列的各种资料，充分体现了徐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徐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后，望着东墙上那幅朋友赠送的对联：“重开绛帐千秋业，别墅青山万树春。”陷入了沉思，接着给我讲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历史故事。

钱庄世家 就读翰香

徐先生的祖父长期在工商界和金融界从业，家境富裕。后来祖父从上海回到老家宁波，投资五六家钱庄。徐先生的父亲也在钱庄里工作。徐先生的母亲是一位未进过学堂，但德行高尚、教子有方的妇女。当时，徐先生就读的是当地著名的“翰香小学”，这所学校不仅教学生研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之类文言名篇，而且十分重视英语教学。小时候的徐开墅虽受祖父宠爱，但学习上从不要大人操心，总是十分自觉。他除了通过努力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化与外语的底子以外，还阅读了巴金等不少进步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徐开墅的世界观和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离家赴沪 初衷文艺

在巴金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追求自由进步的思想的激励下，徐开墅渐渐感到旧式家庭的局限性与封闭性。13岁那年，他下决心独自离家出走，到上海投靠舅舅，并考上了沪江大学高中。在中学里，他不像其他许多同学那样虔诚地信教，而是花更多时间去阅读新文艺作品，并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学校里组织了“洪钟”文艺社，自己担任社长；他写诗、写小说，还投入到“我与文艺”的讨论中去。虽然当时发表意见的都是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大人物，但徐开墅也“初生牛犊不畏虎”，积极撰文投稿，他的文章《我与文艺》(刊载于1936年叶圣陶办的《中学生》杂志)鲜明地体现了“文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

学习法律 独立自强

在中学里，徐开墅不仅喜爱文艺，数理化的成绩也特别好。高中快毕业时，学校告诉他可以直升沪江大学化学系；而舅舅又希望他去学医，掌握一门实用的本领。当时，徐开墅的祖父已有几十万家产，祖母说，不要再读书了，一生也吃不完的。可是徐开墅不想躺在祖产上坐享其成，他要自己创业。就在那时候，祖父投资的钱庄发生了一些风潮，祖父所受的损失很大。其中有些情况在当时看来似乎颇不公正。有一天，徐开墅在祖父面前说道：“我要当一个法官或律师，为天下打抱不平！”祖父听后说：“我从没看见过出名的律师，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个人，那就是吴经熊。”从此，“吴经熊”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徐开墅的脑海里。吴经熊何许人也？他是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的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一次有一个西班牙人开设大赌场被捕，由中国的法院审理。西班牙人慕名请人找到吴经熊法官，愿出10万大洋，请他从宽发落。面对重金的诱惑，吴法官不为所动，拒绝贿赂，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怀着对吴经熊的仰慕之心，抱着为天下人争公平的愿望，徐开墅放弃了直升沪江大学化学系的机会，毅然报考东吴大学法律系，并最终如愿以偿。

专攻“民商” 师恩难忘

在东吴大学就读期间，徐开墅的主攻方向是民法和商法。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和徐开墅少年时代初衷文艺、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分不开。在他的眼里，民法和商法涉及到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与每个普通人都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花力气钻研透彻。徐先生回忆说，在东吴大学，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有这样几位老师：一位是曹杰，著名资深法官、庭长，东吴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著有《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民法物权论》等书。一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刘世芳教授，在东吴大学教德国民法和债法。还有一位胡长清教授，他编写的全套民法教材对青年时代的徐开墅有很大的启蒙作用。30年代末，大学毕业前后，徐开墅在林语堂主办的《宇宙风》、《天下事》等杂志发表译文，主编过《近体诗选》。他还在《文汇报》、《中美日报》副刊发表法学论文，并兼任两报法律顾问栏编辑，为读者答问。徐开墅还在李石曾主办的《世界月刊》上发表宪政论文，呼吁停止内战，劝说国共合作，实行宪政。1940年徐开墅大学毕业，获文学士、法学士双学位，并留校任教。47年，与杨永清(东吴大学校长)、黎照寰(交通大学校长)等一起，被东吴大学法学院聘为抗战后的第一批教授。

孜孜不倦 培育新人

1940年至1951年，徐开墅曾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法学院、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任教，受聘为副教授、教授，讲授民法、商事法、民诉法等课程。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市教育局研究员等，还兼任区教育工会业务委员会主任。虽然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两次遭受挫折，但其对共产党、对祖国、对法制事业的热爱之心仍矢志不渝。1980年起，受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民法、国际私法教授、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和导师组长。曾招收、指导过5届硕士研究生。近10年来，徐开墅还在华东各省市和天津等地讲学，并兼任江西大学、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外贸学院等多所高校的教授、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他先后为各校开设过民法专题、外国民商法、比较婚姻家庭法讲座，为研究生讲授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涉外经济法等课程。他推荐研究生出国深造，他参与评审法学专业高级职称。如今，徐开墅先生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中有著名大

学的教授、副教授，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员等。当年的学生一谈起徐开墅先生的为人和谆谆教诲，无不感动、敬佩。而徐先生则常常说：学生能取得成就，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他们进步得快，我就得到了精神上最大的安慰。50多年来，徐先生撰写、主编、翻译了大量著作，其中有专著《民法债编各论》、《契约法的比较研究》，论文《我国宪法与民事立法》、《论民事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此文获上海市法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几十篇，以及主编《民法通则概论》，合编《国际私法公约集》等。他的著作和各种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受东西方学者，尤其是日本、美国商法学家的赞誉。1984年，他在上海市民主党派四化成果展览会上，被列为“为健全法制奋斗不息”的四位法学家之一。1986年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法学成果奖励证书，记功一次。1993年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聘为特邀研究员。同年岁末，黄菊市长、徐匡迪副市长亲自向第一批受聘的市府立法顾问发聘书，其中最年长的就是民商法专家徐开墅。最近，他还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邀请入选94年《世界名人录》。

见解独到 治学严谨

徐先生在几十年的研究、教学和参与立法过程中，发表过一系列独到的学术见解，其中重要的有：（一）法律除有阶级性之外，也应重视其社会性；（二）应尽快完善债法制度，详尽地规范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应制定合伙法、票据法、提存法、拍卖法等具体法律；（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由矛盾到统一的问题，即计划性与等价有偿的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到统一的问题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之间的矛盾到统一的问题；（四）民事当事人所求的，可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都应称为法律行为；（五）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民法上的时效制度等等。1980年起，徐先生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法委会主持的民法起草小组工作，对民法草案各稿和以后的继承法、民法通则、中外合作企业法、全民工业企业法、破产法等草案都提出过立法上的有益意见。

在治学上，徐先生强调要下苦功夫，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知识面要广。不仅法律要熟，而且文字表达也要好，如能懂一、二门外语则更好。年近八旬的徐先生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文件，凡是中央重要文件，不等单

行本出来就已通读过了。徐先生说，不学习“毛选”和“邓选”，是不可能搞好法律工作的，搞任何事情只有了解历史源头，才可能真正把它做好。

离开了徐开墅教授的家，我的思绪无法平静，我发现，徐先生的经历中贯穿着一根闪光的红线，那就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从他少年时代主张“文艺为人生”时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在我的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徐先生曾动情地对我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在讲台上谢世的，如果我也能在为事业的奋斗中走完自己的一生，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精神境界啊！



陈绍华——为霞满天洒桑梓

我青年时代受了五四运动等进步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外国人之所以老是欺负我们，军阀、武夫之所以长期混战，主要是由于我们缺少知识，没有文化。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一个道理：中国人必须多长点知识、多做一些事业，才能救国。

——陈绍华

2003年12月8日上午8时，按预先约定，我们驱车前往香港九龙陈绍华先生的香港宝通华行有限公司。这是一幢高耸的大楼，我们乘坐的电梯却只能容纳几人，可见香港人对空间的珍惜。经过一间正在作业的车间，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室，陈绍华先生和他的次子陈敏春已在里面等候了。陈先生慈眉善目，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说话慢声细语，显得稳重而有内涵。他看上去有些虚弱，事后得知他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至今还在疗养康复中。但与他一番交谈后，我们分明感受到他深藏着的力量。

破碎的求学梦

谁的记忆中都抹不去童年的岁月。少小离乡的陈绍华对自己生命的起点至今仍历历在目。

1928年6月的一天，宁波月湖边一户从事手工劳作谋生的陈姓人家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陈绍华。

“我的家住在董孝子庙附近，父亲在庙前开了一爿小店。我小时候经常在董孝子庙和中山公园玩，滚铜板呀，捉迷藏呀什么的，还经常帮母亲挑着衣服到月湖边去洗。我在翰香学堂读过两年书，现在的老楼屋、石碑还记忆犹新。”

“我小学没毕业，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我曾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药行街一带上空扔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鼠疫细菌，我的好几个亲人因此死于非命。宁波这么危险，我大哥从上海来信叫我们去避难，我们就这样去了上海。在上海民生学校又读了一年多的书，算是六年级毕业了，继而上了初中，然而没读几天书，上海也闹战乱了，我只好辍学，不久开始学做生意。”

艰辛的创业路

“我14岁开始学丝绸生意，17岁又当起了跑街（跑供销）。1949年，老板叫我去香港收笔款子，开始对香港有了接触，我的谋生事业就在这时有了转折。”

“因为我爸曾经做过裁缝，对布匹生意有所了解，经常在香港、日本等地跑。后来几个合伙人另谋他业，我开始单干，生意做得比较顺利。1962年，我决定去闯香港以寻求事业的发展。刚到香港，举目无亲，凭着自己待人为善、以善相报，硬是从艰难困苦中闯了出来。1964年5月1日，我36岁，在香港创办了香港宝通华行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纺织品进出口及转口贸易。70年代起开始在香港设厂直接生产，并在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从产品生产到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又将经营范围扩展到制衣。90年代起在上海、北京、江苏等投资办实业……”

言谈间，陈绍华先生叫次子拿出一张用镜框精心装帧的泛黄纸片给我们看，它就是当时香港政府颁发的香港宝通华行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我公司的这块招牌一直做到现在，到明年整整40年。”这张泛黄纸片，见证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曲折，也展示了用诚信孕育的美好结晶。我们猜想，它一定是陈家最宝贝的东西了。

可贵的爱国心

“我虽然书念得少，但从小就爱看书。（次子陈敏春插话道：父亲不光能说普通话、上海话、宁波话、广东话，还能讲英语和日语。因为患病，父亲通过自学，居然能读懂专业性很强的医药术语。）我青年时代受了五四运动思想影响，认识到外国人之所以老是欺负我们，军阀、武夫之所以长期混战，我国人民主要是缺少知识、没有文化，我们必须多长点知识、多做一些事业才能救国。”

几十年来，无论在香港、美国还是日本，陈绍华先生始终辛勤工作，并保持早睡早起的良好习惯。“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住在美国的日子比较多，因为美国西部的气候比较好。”现在公司的业务基本上由他的次子陈敏春负责。陈绍华先生夸他的次子为人厚道，用广东话说是“码得牢”。

未了的桑梓情

76 岁的陈绍华，现任美国宝通基金会创会主席。1999 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他“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2003 年又被授予浙江省“爱乡楷模”称号。这一切源于陈先生的一腔爱国、爱乡热忱。1997 年在陈绍华先生的提议下，宝通基金会捐资 500 万人民币帮助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进行改扩建。2000 年，陈绍华先生又捐赠 400 万元人民币助建海曙南门医院等。2002 年，他的小儿子陈敏华先生等再向广济中心小学捐款 120 万元，海曙区政府拨款 100 余万元，最终完善了广济中心小学世纪苑实验校区的配套设施。

“我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那时候国家贫穷，民不聊生。为此，我在国内和家乡的一些捐助，主要集中在医疗、文化教育事业上。我在石家庄、青岛、广州、上海等地也都有一定数量的捐赠。除了这些捐助，我们陈家还设立了 120 万元的助学奖励基金，用于培养下一代尽早成材，好为家乡多作些贡献。”

说到捐助，陈绍华先生言谈间也流露出一丝无奈和不快。经打听，原来陈绍华先生在国内个别地方捐款后，出现了“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情况。有些受助机构和单位并没有很好地用那笔钱，甚至挪作他用，这颇伤了老人一片苦心。当谈到在海曙区捐赠项目的成效时，陈绍华先生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束采访，陈绍华先生拄着拐杖带我们来到维多利亚港畔，这里是繁华、喧闹的香港最“抒情”之处。

在一家会所里，这位早年出生在宁波月湖边上的老人，陪我们尽情享受西餐和美景。



在我起步的时候

徐开垒

我学习写作起步较早，先是听故事。在故乡宁波，每逢夏天夜晚，在院子里乘凉，祖父、祖母总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古代各种传说，特别是在讲宋朝岳飞和三国时代的刘、关、张故事时，我总听得津津有味。

我在宁波翰香小学读三年级，国文课虞章贵先生天天要我们站在他的身边背书，这使我不得不在每天清晨三点钟就起床，摇摆着身体把课文背熟，去应付这位从农村来的老师。

但也正由于这样天天背书，日子一久，我竟能从十岁起，随着老师讲故事，开始主动去找书看。原来国文老师每天早上虽然逼我们背书逼得凶，但一到下午，他就能像我祖父母那样，和蔼可亲地向我们讲岳飞怎样向周侗老师学武艺，怎样精忠报国，来对入侵的敌人进行斗争；以及三国时代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怎样结为兄弟，诸葛亮怎样运用计谋，来战胜奸雄曹操……

这些生动的故事，引发我终于在自己家里，跑到父亲和大哥的书房中，去找那《精忠岳传》和《三国演义》看。好在我父亲和大哥都在上海，他们的书橱从来不上锁，这就使我有机会瞒着母亲，随手拿下来一本本换着偷着看。

恰好那时，学校里的公民课老师沈宁龄先生是个青年女教师，她也是个讲故事能手。她从不向我们发什么教材，每次上课，都给我们讲故事。我记得她讲的故事，最使我感动的，是《少年笔耕》和《六千里寻母》。这两个故事，都来自一本由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作的书《爱的教育》，夏丏尊翻译。

沈老师口齿伶俐，讲的故事十分动人，而这本《爱的教育》在我家书橱里却找不到。我就把在新年中积储起来的压岁钱交给沈老师，要她给自己代买一本，沈老师热情支持了我。

第二天，沈老师把书交给我时，我高兴得禁不住流下眼泪。这使沈老师也出乎意料，她笑着说：“你这孩子！……”

当我把《爱的教育》、《岳传》、《三国演义》这三本书读了后，这才知道书里的东西，比老师们嘴里讲的故事，内容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原来岳飞不仅向他师傅学武艺，还曾在比赛现场上枪挑小梁王；关云长不仅过五关斩六将，还在紧要关头手下留情，义释黄忠；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笔下，不仅有替辛苦的父亲在半夜代劳的五年级学生和跋涉六千里，历尽千辛万苦，去南美洲找寻自己母亲的十三岁孩子，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热爱长辈、尊重老师，在社会上真心实意地去帮助贫困人家的少年儿童。

这样，当我知道书里的天地十分辽阔，有许多在平时无从知道的事情后，我就把听别人讲故事的兴趣，逐渐转移到自己“看闲书”上来，不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从我父兄书橱上拿下来读了，连《江湖奇侠传》、《七剑十三侠》等在基层社会流行的书，我也千方百计向别人借了来看。

恰好那时我已进入五年级，国文课老师换了个见识比虞先生更广的张守瑜先生。当时他还只有二十八岁，见我们班级里的学生，背古文都成习惯，在这点上他表示赏识，但他说：“学习语文，光读课文还不够，还得自己在课外找书看，这样作文才会进步。”后来他发现我读课外书特别起劲，但选读的书缺乏方向，就说：“这不好，让我来给你们开一张适宜课外阅读的书单吧。”这样，第二天早上，他就在黑板上，给我们写了一份书目，要我们在小学毕业前能把它读完。

这份书单，不但有《精忠岳传》、《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还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四位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秋水轩尺牍》等较浅的古典文学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看武侠小说了。

到了六年级上学期，张先生还要我们写日记。他说：“学习语文，单靠每星期在课堂上做一篇作文还不够，最好你们能天天写日记，把每天所见所闻所想的，都记下来，这样不但便于以后回想过往的事情，而且无异给自己每天安排一下写作的机会。”

张先生的话一点不差。我自从开始写日记后，下笔作文就比别人快得多了。张先生对我很好，但他从不当面称赞我。有一次，我请病假，第二天回到学校，有个同学对我说：“昨天张老师把你的作文抄在黑板上，向大家作了讲解，还要我们向你学习呢！”我听了，一言不发，心里却十分高兴，从此更加起早落夜，

勤奋读书写作。学期还不曾结束，日记已写满两厚册，张先生开的书单上的书也几乎读完了。

不幸的是六年级下学期开始，张先生被人邀请到上海去当家庭教师，从此我们就五十年不见面。直到1985年，我才从一个老同学口中知道张先生一直在上海浦东一个小学当校长，现在虽已七十八岁退休，却老当益壮。我就到他家中去拜访他，他也竟还记得起我，还说经常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使我不得不红着脸说：“一切都从你那里开始。”他又叫家人烧桂圆莲心汤给我吃。现在又过去了十几年，新的世纪来临，今年他已九十三岁了，虽有些耳聋眼花，却仍健在。但愿老人家活到一百三十岁。

1935年夏天，我在翰香小学毕业后，考进宁波效实中学读初中。国文课开始读白话文，从此再也不要背古文。老师方余甫先生，与我小学时代几个老师严肃认真完全不同。他在上课时很少讲解课文，一般总是在课文中引出一个话题，然后七扯八扯，扯到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上去。这对我也很适合，因为白话文课文我一看就懂，社会上的实际生活情况正是我所缺乏的，所以方先生讲课海阔天空，对我真是太需要了！

恰好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宁波开明街一带书店常有从上海来的进步书报销售。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经常在这里站在书架前揩油看书，有时用压岁钱买书刊。

方先生的教课和开明街的书市，使我的视野扩大，我就写信给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哥，要他代我订阅一份开明书店发行的《新少年》半月刊，它由叶圣陶、丰子恺、顾均正、宋易四位名编辑主持，它内容丰富，很适合少年人阅读。不但有茅盾的长篇小说《少年印刷工》连载，还有丰子恺的美术、音乐故事，顾均正的科学小品，巴金的童话《能言书》等，更有“少年阅报室”、“少年习作展览会”等栏目。

花费了一元八角钱，订了1936年度《新少年》后，开明书店还寄赠给我一元钱书券。我就向他们邮购了一本刚出版的翻译小说《宝岛》，史蒂文生名著写一个独脚大盗隆约翰的故事，情节生动引人。我读了后就向《新少年》“少年习作”专栏投稿，题目《读〈宝岛〉》我说：“译者顾均正先生还请徐调孚先生写了一